

(新华国际时评)

何处安放我们的“数字遗产”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记者杨骏)最近,德国一起数字遗产官司引发广泛关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继承者有权继承过世亲属的社交账户。

官司由一名15岁女孩在柏林地铁被列车撞倒过世引发。过世女孩的父母有了密码却不能登录孩子的脸书账户,也就无从了解女孩的死究竟是因为自杀,还是源于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法院的最终判决给了女孩父母以安慰。但“数字遗产”的追问却并未停歇,由此引发的纠纷不时在全球各个角落出现。

事实上,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数字时代,E-mail、QQ号、微信等社交网络、个人空间,甚至包括网络使用痕迹、图片、购买的数字音视频产品服务,已经成为我们有别于现实财产之外的另一种财产——数字虚拟财产。这些“看得见却摸不着”的财产,维系着我们的关系网以及记录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数字财产”的价值究竟几何,每个人的认知或有不同。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财产”的继承仍困难重重。尤其当数字财产变成数字遗产时,相关纠纷也越来越多。

随着网民数量急速扩大,此类纠纷也日益增加。全球网民2017年已达40亿,中国网民达7.5亿。网络经济也大为发展,社交网络急速演进。各类个人数字财产或遗产的经济和情感价值凸显。

“数字遗产”的处置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其法律定位尚不明确;二是许多网络运营商和网络平台与用户签订的协议里有“隐私保护”条款。这就意味着,用户对账户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因此他人不能得到用户的内容,也就排除了数字遗产继承权。

目前,过世者的网络数据保护仍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社会、网络运营商和平台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数字遗产?各国都在探索中。

美国总体尚未有明确的立法支持,但“数字遗产”已开始被写入一些州的法律。英国、德国等国家的

法律中,已有对数字遗产的一些规定,并在持续完善中。此外,各个互联网公司和IT公司对用户网络数据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此次德国数字遗产官司的判决给人以启示,同时也亟待理清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否可以将数字信息确认为“财产”,从而使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数字信息的获取有法律依据。其次,获得数字遗产,是否会侵犯被继承人以及与被继承人私信的其他人的隐私?德国这个判例意味着,私信类的数字内容完全可以参照信件来考虑。

更加让人关注的是,目前很多互联网产品多为集成化服务,例如社交软件可以购买理财产品、转账、捆绑会员卡、公交卡、储值卡、缴纳各种税费。也就是说,很多用户的账户里,已经不仅仅存在无法被确认为“财产”的数字信息,还有实实在在的财产。在这种现状下,推进用户账户及数字信息的继承人获取制度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接第一版)但老兵心里的那种念却是永远地存在,追忆那段岁月,铭记那个特殊的日子。

离2020年已然不远,10月25日那个特别的日子,真正抗美援朝七十周年纪念日,希望那天的到来,94岁的他,唯一巍巍笔下我们最可爱的人,我们的老兵依然是挺直腰板,带上所有的军功章,坐在明媚的阳光里,微笑着面对镜头,纪念那个属于他永志难忘的日子。两年的时间很短,也很长,我们满怀期待,一切遂愿。

临别,我说,大爷给您照张相吧,欣然应允的老兵整理了整衣裳,更加笔直了身姿,如山般巍然屹立。轻扶了老兵,我指了指射进来的阳光,大爷,再往这边靠靠,咱避开阴影,坐在阳光里,温暖明媚,光鲜亮丽。

92岁的老兵,坐在阳光里,眼瞬间带着笑意,这笑意暖暖的,定格成为永恒。

老兵说,这郭家庄姓郭的都是郭子仪的后代。

是否郭公后代,勿论考证,老兵还是那个我们敬仰的老兵,那个最可爱的人。

走出屋外,阳光正当头照着,有些微的暖意包围了我,前行,迎着风,迎着阳光,迎着行将远去的历史,一路走下去。

阳光下的老兵

中为交脚弥勒菩萨,两侧是倚坐佛像,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座小像,尤以西侧的小佛像形态灵活自然,左腿盘膝,左手一指点腮,做思维状,被称为思维菩萨。

佛龕洞(第八窟)

第八号窟位于石窟群中部,是云冈石窟中期洞窟最早开凿的洞窟,是北魏孝文帝初期按设计完成的一组大型洞窟。

第七、八窟是云冈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双窟,仅次于早期开凿的“昙曜五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属于云冈石窟中的早期石窟。但从雕凿技艺以及出现平棋顶,方形平面。重层布局的壁面和分栏长卷式浮雕画面,以及窟口崖面上雕饰斗拱的窟檐外貌,以及出现重层楼阁式的高塔等,都体现了中国汉式殿堂形式的格式布局。大量出现的帷帐流苏、画面附榜题,以及兽面装饰等均为汉地所常见,完全表现出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深入。由此而断代为中期石窟雕凿的开篇之作。

为什么中期工程先看当时如何开凿的。先要“构立栈道”,便于施工。然后以锥凿剖石“斩山”。目前还可以清楚看到这些遗迹。(第七窟、第八窟正在维修,未能进窟拍摄)

阿閼佛洞(第九窟)

进入九窟,映入眼帘的北壁上开明窗,下凿拱门。这座拱门完全是仿宫门造型,所有复杂的木构件都如实地加以雕凿。在上部雕有仿木结构形式的屋形门楣,堪称云冈石窟内最美的屋顶,极为豪华。屋脊上的鸱吻、顶瓦、檐下交替的仿木一斗三升拱和人字拱清晰可见,檐下雕有飞天、璎珞、缠枝忍冬纹等。这种明显汉文化风格的传统建筑在石窟雕凿中得到完美体现。

第九窟至第十三窟,在清代晚期被施以彩绘,彩绘后的五个洞窟异常华丽,五彩斑斓,绚丽纷呈,被称为五华洞。五华洞又分为两组,分别为第九、十窟和第十一、十二、十三窟。由于营造于北魏民族变革、文化更新的时代,汉风转浓,具有鲜明的中国化、民族化特色。

第九、第十窟门列楹柱,面阔三间,是云冈石窟又一独有的特色。两窟为一组双窟,开凿时代略晚于第七、八窟。前殿后堂结构,为汉式殿堂布局。两窟的前殿各有两根露明通顶石柱,柱呈八角形,柱面各有十层佛龕,柱雕千佛,柱下须弥座,承以狮象,蔚为壮观。只可惜下部和向阳面均已风化。礼佛大道两侧的13对26根塔柱便是仿此而设计的。

毗卢佛洞(第十窟)

进入云冈石窟第十窟,映入眼帘便是前室北壁门楣上雕凿的须弥山。

窟门为方形,门楣内雕有莲花与忍冬纹,忍冬纹中饰欢跃童子。门楣之上雕刻的须弥山,山腰很细,中有二龙盘绕,山峦起伏间中有狼、鹿、虎、鸟等动物及树木。下部的山岳之间雕有手持华绳的化生童子半身像,在两侧分别雕着护法多臂天神摩罗天和摩醯首罗天。

云冈石窟第十窟和第九窟的格局大致相仿,分为前后室。前室呈长方形,乍

一看壁内雕满诸佛飞天、花卉鱼虫,几乎没有放过一处空隙。在满目繁华艳丽的雕刻艺术精品中,其实整个雕凿内容是呈对称布局,显得繁而不乱层次感极强。

按照佛教说法,世界的中心位于一个小世界的中央,而一千个一小世界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称之一大千世界。这便是三千大世界。三千大世界的中心,便是须弥山。须弥山坐落于山海之间,中部为山峦平原,又分为南赡部洲、北俱芦洲、东胜神州及西牛贺洲。须弥山山清水秀,森林茂盛。这里虽有豺狼虎豹出没,但是却与人类互不伤害,相处极为快乐融洽,是人们向往的天堂,也是佛家的最高境界——西天极乐世界。

接引佛洞(第十一窟)、高塔地菩萨洞(第十二窟)、文殊菩萨洞(第十三窟)

第十一、十二、十三窟原在同一建筑的窟檐下,即为天宫寺。

第十一窟为塔庙窟,是云冈较早出现的中心方塔式洞窟。窟内中心塔柱上下两层,样式朴拙简约。上层南面为弥勒菩萨,其他三面为倚坐佛像。下层四面皆以立佛雕像出现,正面立佛两侧另有二肋持菩萨,细颈瘦腰,神态温雅,为辽代补凿。第十一窟是云冈题记最多的一个窟。

第十二窟存有我国诸多民族及中土以外的乐器,素有“音乐窟”美称。在五胡乱华民族融和、政治动荡的大变革时期,中原的音乐文化曾一度淡出历史的视界。云冈建窟的早期,胡部音乐在其中占据显著地位。但到了云冈二期时,随着北方民族文化与儒统的逐渐深入,云冈石窟中的乐器文化也逐渐开始了艺术的东方化。

在云冈石中部窟群中,第十三窟为云冈石窟诸窟中第二个单体造像为交脚弥勒菩萨像的洞窟。窟形既非早期的穹庐顶,也非中期的方顶平面形,而是呈方形圆角并微微隆起。窟前并无前室或前殿,仍然保持着单窟形制。

这些仅仅只是十三窟与其他诸窟不一样的地方,岂不知在这所窟内依旧留存着诸多谜团。(第十一窟、十二窟、十三窟正在维修,未能进窟拍摄)



云冈石窟对话

(二)

释迦佛洞(第六窟)

第六窟,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下面叫层大龕,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释迦多宝对坐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塔柱四面大龕两侧和窟东、南、两壁以及明窗两侧,雕出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第五窟,位于云冈石窟中部,与六窟为一组双窟。

西来第一佛洞(第七窟)

第七窟清代曾悬挂“西来第一山”大匾。窟前后室。后室北壁佛龕分上下两层:下层佛龕主像为释迦、多宝对坐讲经论法图,造像风化严重。上层大龕正